

李传珠 著

HUOERGUOSIDE
ZAOCHEN

霍尔果斯的早晨

HUOERGUOSIDE
ZAOCHEN

霍尔果斯的

早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尔果斯的早晨/李传珠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9

ISBN 7-228-06062-8

I. 霍… II. 李…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787 号

霍尔果斯的早晨 李传珠 著

责任编辑 俞 康
责任校对 赵 珍
封面设计 曾多源 邢晓梅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ISBN 7-228-06062-8/I·2247 定价 15.00 元



作者简介

李传珠，山东肥城人，1943年12月出生于鲁西南农村。从小家境贫穷。土改后，很小就上学，读了初中、师范。任过教师；当兵7年，在部队任文化教员，做过新闻工作。1966年2月复员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调到伊犁地区奶牛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先后任文化教员、秘书、秘书科长、办公室主任、口岸纪委书记、口岸党委副书记。1998年当选为伊犁州政协委员。1963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曾多次获奖。1992年加入新疆作家协会。《霍尔果斯的早晨》是反映霍尔果斯口岸重新恢复开放后的报告文学集。

目录

阿力麻里行思	(1)
国门卫士	(7)
关徽金灿灿	(19)
口岸枪声	(35)
节庆在雪岭	(52)
国门上的人们	(66)
一只橄榄守国门	(82)
霍尔果斯的早晨	(109)
国门第一哨	(140)
西部的月亮	(166)
牧地,领起大西北口岸风骚	(184)
兰花	(193)
国门一条街	(212)
一丛丛荆棘一支支歌 ...	(234)
西部北斗	(252)
谷壑峥嵘	(266)



阿力麻里行思

阿力麻里,距古“丝绸之路”之驿站霍尔果斯口岸 30 公里,坐落在北边的塔尔奇山中。它曾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领地——察合台国的首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中亚的名城。透过口岸瞭望塔 40 倍望远镜向它打量:它幽居在霍尔果斯河发源地的山垭中,低处绿葱葱,山腰雾蒙蒙,山顶雪皑皑,看不到它的身姿,寻不到它的情影。惟一望到的是影影绰绰的守卫着它的 19 世纪 50 年代修建的军事瞭望塔,在望远镜中只有模模糊糊的一小点,它幽居得愈深,对人们愈具神奇的诱惑力。

1988 年 9 月 10 日下午,我以口岸管委会工作人员的身份陪同国家煤炭部部长、伊犁地区雷以亮副专员一行参观完口岸,顺着蜿蜒的中苏界河——霍尔果斯河东岸的巡逻公路,乘车向

阿力麻里驰去。

穿过柳树丛丛,一个个小水电站列队欢迎的9公里柏油公路,拐过驻扎在清朝哨卡旧址上的红卡子连的哨楼,跨上了戈壁路。车缓缓而行,逆水而上,绮丽的霍尔果斯河又闯入我的眼帘。

宽阔的河面,碧波粼粼;硕大的卵石突出水面,时而撞起朵朵浪花。河道中心线上,划了一道看不见的、不可逾越的国际界线,左边是苏联的,右边是中国的。水的两边,虽在不同国度,却都镶着一条宝石似的很宽的卵石带,卵石有红的、白的、褐的、黄的、灰的、花的,五颜六色,耀人眼目。再往外,便是护卫它的两道连绵巍峨葱绿的山脉;右边山脚下,是座宏伟的红卡子一级水电站。霍尔果斯河像一条缀满珠宝的白练,在霍尔果斯口岸腰间耀眼生辉。

“前面那房子是谁的?建造得真漂亮!”煤炭部杨江有秘书赞赏地问道。我向他笑笑,说:“这是苏联基洛夫集体农庄的东方作业组。”

作业组在河对岸。一律独立方形铁皮尖顶别墅式的房子,光亮的油漆顶或红或灰,在太阳照射下,熠熠生辉。房子门前花墙内,有苏联人晒着衣服,不时走动,说话的声音隐隐传来。房屋傍着河岸,布局有致。房区宽300余米,长2公里多。高大成行的白杨,把一幢幢房子掩在林间。

我们这边是柳树的王国。遍地的柳树,有的干粗而直,形成一个庞大的蘑菇状树冠;有的斜长着,树冠扫着地面,活像放在地上撑开晾着的一把雨伞;有的不成树木,却成丛丛灌柳,给人

一种自然之美。离河岸不远,靠路两三尺,与马路平行地生长着7棵合抱粗的柳树,残留着两个合抱粗的50多厘米高的柳树桩,这就是传说的周恩来总理关心的9棵树。他老人家一再指示要保护好这9棵树。如今,9棵树老朽了两棵。老朽的树根还在,根部生发出繁茂的枝条。牛羊成群地在林边吃草,有的在树阴下静卧反刍。一位穿花裙子的哈萨克族中年妇女从河边挑水归来,向毡房走去。安定和平的气氛笼罩在霍尔果斯河的上空。同饮一河水的两国边民,隔河相望,说话都能听见,相互来往却不能。我想:口岸的重新开放,贸易“互市”即在眼前,边民交往,实现互通有无的时候,将会不远了。

车子猛烈颠簸了一下,身子一闪,庄园、柳林不见了。车子拐上了盘山路。这段路,路面狭窄,右面靠山,左临悬崖,往下一瞧,惊心动魄。但是我们的老司机,手把方向盘,面不改色,左转右拐,并不减速。技术如此娴熟,真叫人佩服。正当我感叹之时,从前方不远的高山迎面飞来一个刀劈似的断崖。偌大的断层,像挂在天宫的一个屏幕。远望,宽300米,高近百米,一片青灰色;近看,线条笔直,高低有致,像个巨大雕刻作品。整个画面素雅清晰,立体逼真。

“停下!停下!”杨秘书叫了起来,分水桥到了。

分水桥为游客称道,并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雄伟建筑,它只不过是一座长70米、宽1.5米的钢丝吊桥。人们称道的是它沟通了两国边民的心,造福于六七万人民,是两国边民友谊的纽带。

这桥本来叫贸易桥,因霍尔果斯口岸开辟100多年来在此出口活牲畜得名。1968年将原腐朽的木桥拆除改修为今日的

钢丝吊桥,改称分水桥。

吊桥上铺着刷了绿漆的木板,两边的铁栏杆也是绿的。人们下了车,踏上了分水桥中国的一半,瞧瞧苏联的会晤厅,沿石级而上 102 个台阶,建在山坡上;厅的正面上方塑着镰刀斧头国徽,两边各塑 6 面旗子,是苏联由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象征。内设餐厅、会晤厅、娱乐厅。望望中国的会晤厅,顺桥平伸百米,建在山脚下;餐厅、会晤厅、娱乐厅呈凹形摆开。中苏两厅对称典雅,造型优美,各具特色。看着桥下奔涌的哗哗流水,水清如晶,偶尔泛起乳白色的水花,使人觉得流的不是水,而是乳汁,是玉液。几个人经不住这清水的诱惑,跑下桥去,拥水畅饮,噎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声地赞叹道:“真甜! 真甜!”

我告诉客人,以前这水任其流向两国的土地,哺育着两国的边民。1965 年 4 月 30 日成立了中苏联合分配使用霍尔果斯河水委员会,双方相继签订了协议、议定书,制定了工作程序,规定每年 4 月 5 日至 10 月 25 日逢 5 例行测水分水;如一方发生问题,还可全面测水,被邀一方必须在 24 小时内赶到。会晤地点,这次在这边,下次在那边。几十年来,尽管风云变幻,两国分水人员相处得十分融洽。

“鱼! 鱼! 好大的鱼! 游那边去了,又游过来了!”人们惊喜地叫道。但是,由此也引起人们的沉思:鱼,一个小动物尚且能够自由地游来游去,人却给自己脖子上套个枷锁,一水之隔,却互不往来! 这个历史过程何时是头呢?

我们又上了路。阿力麻里就在眼前。顺利通过了泥石流,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司机加大油门,呜地一声冲到了对岸。

后边的车子不见了,我们只好到阿力麻里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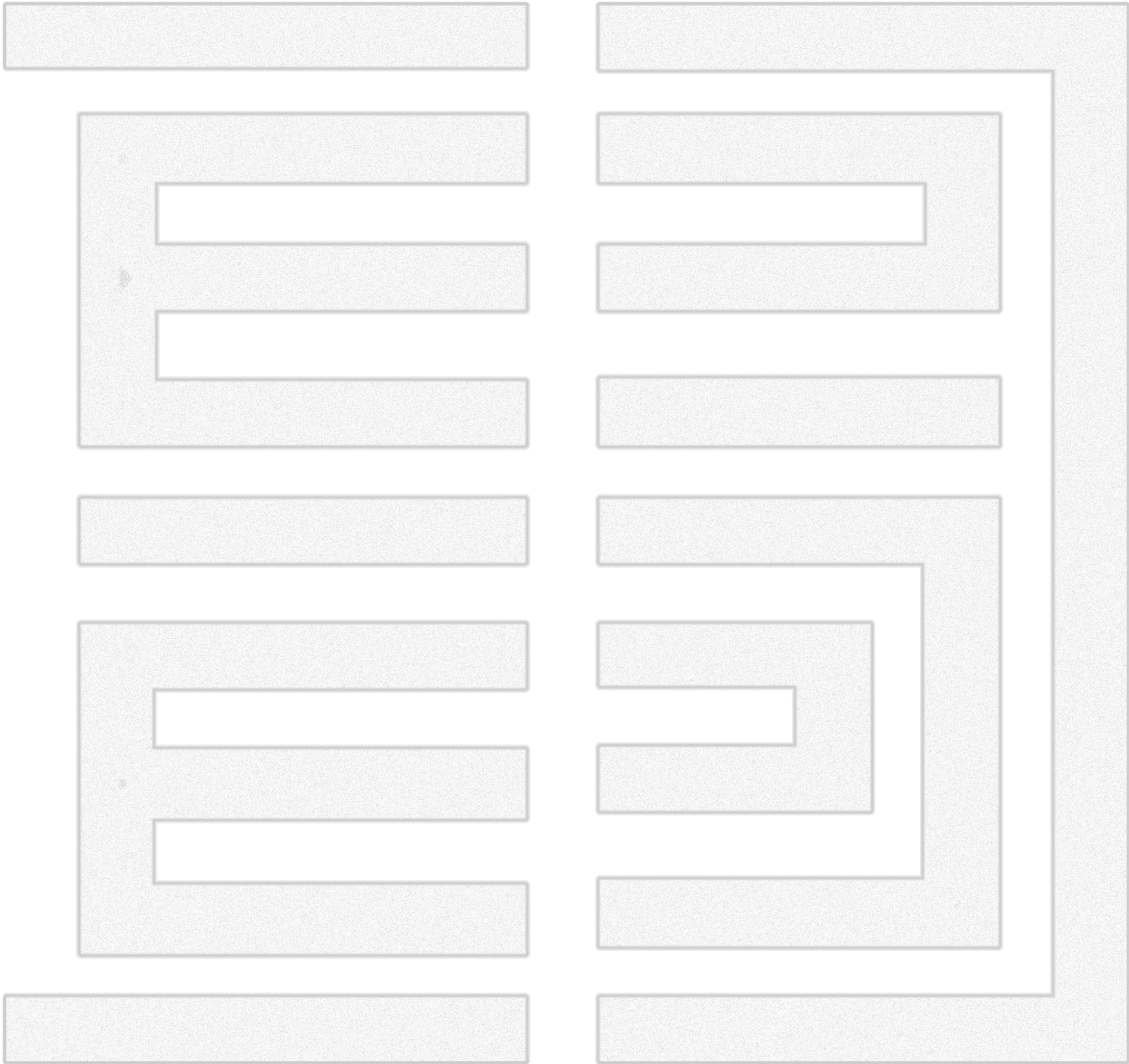
爬上两个坡,便到了海拔1600米高的阿力麻里。这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山顶,高高低低大约有几平方公里。三面是更高的山脉。絮云挂山腰,山巅在云上。一条絮云分明地把山分成了两个世界、两个季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曾经置疑,察合台为什么把首都建在这里呢?驻扎在这里的边防连指导员领我观看了城墙遗址。城墙是土垒的,高3米,厚2米,长百多米。墙上生满了厚厚的青苔和几撮秃子头上黄毛似的细草。我想:把城池建在这里,可能是军事上的缘故吧。后来伊犁地区文管所所长赵德荣给我介绍说,阿力麻里建于西辽时期,分为东、西阿力麻里。西阿力麻里在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郊区,毁于战争。东阿力麻里出土的青花瓷碗、高脚杯成为国家的一级保护文物。成吉思汗的高参邱处机在回忆文中说,阿力麻里方圆50里。阿力麻里列入了西亚研究的内容。为解此谜,许多国家来我国参观,但此时伊犁未开放。我才知道,阿力麻里是个大的概念。我陪同部长一行的游览原来没出阿力麻里呀。目前这里是解放军的一个哨卡。据说,《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首歌,就是根据这里战士在黑板上写的一首诗创作的。我们在阿力麻里等不到部长,正要返回,却见部长几个人步行往山上爬来,还边走边照相。一问,原来车子在河里抛锚了。部长在山上观看了阿力麻里遗址和这里的风光,在瞭望塔上与执勤战士合了影。我逗趣地说:“部长,这次山没白爬吧?”

部长哈哈笑着说:“没白爬,没白爬。我来到祖国的西天边,看了古人的遗址。这里的风光太美了,真是太美了!”



是的,这里的风光太美了。我们该怎样珍惜呢?

(发表于《绿洲》1989 年第 5 期)



国门卫士

——中苏边境口岸霍尔果斯边检纪实

脚下是祖国神圣的土地，
头戴着一颗金色的国徽，
日夜守卫着庄严的国门，
磐石般踞守在祖国的边陲。

.....

早晨，雄浑动听的歌声从绿柳白杨环抱的军营中传出，伴随着早晨的霞光，给坐落在祖国西北边陲的当今世界瞩目的明珠——霍尔果斯口岸小镇，增添了无限的活力。

“这是我们的站歌！”和我一块儿散步的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陈书年上校不无骄傲地说。



“你们的站歌？”我奇怪地问。

“是的。”上校肯定地说，“1985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第二中学教师尹世霖利用暑假自费从北京来到这里。当了解到我们边防战士希望有一首自己的歌时，答应给写一首。回北京后很快写好词，并请著名作曲家唐克谱了曲，国庆节前夕寄给了我们。当时正值中央慰问团来边疆慰问边防战士，南京军区文工团应我们的请求，在慰问演出时，首先演唱了这首歌。从此，这首歌就成了我们的站歌。每当新兵入伍，首先要学会它；每当老兵复员，大家都唱着它离开部队。

“尹世霖老师不仅为我们谱写了站歌，而且还请书法家赵士恒先生为我们题了‘国门卫士’四个大字作为赠言，送给我们。

“这一首歌，一幅书法，表达了祖国人民对我们边防武警的关怀和爱戴，寄托着人民的希望。”

我来到这个口岸也有些日子了，每天映入我眼帘的，是头戴国徽的武警战士排着队越过洁净的柏油马路去检查厅、去国门、去界桥，一天到晚地履行着出入境旅客、交通工具的检查，保障着孔道的安全。是什么东西激发了尹世霖的激情，如此真情地为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谱写站歌呢？我要了解它的内涵。我摊开了边检站的一大堆材料，步入了边检站的官兵之中——

奔向自己的最佳位置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武警支队。

一位高个头儿精瘦黧黑而又文静的青年军官来到范支队长

办公室门口,礼貌地喊了声“报告”。

“进来。”

伏案看文件的范支队长抬起头来,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同自己共事6年的侦察员,严肃地说:“你的报告总队批下来了。”

“调哪儿?”青年人眼里立刻放出了欣喜的光芒。

范支队长并不正面回答转而反问道:“霍尔果斯听说过吗?”

“听说过。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最西端的地方。”

“是啊。那里离这里200多公里,你爱人又生孩子……”范支队长想起与他相处的友谊,禁不住眼圈红了,像是在挽留,又像自言自语。他舍不得这个长年工作在国境线深山老林智勇双全的侦察员啊!可他又想到,年轻人学的是俄语专业,目前学非所用,应该支持他到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去。他暗自责备自己,一个军人,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于是,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郑重其事地告诉年轻人:“组织上答应你的请求,决定调你到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当俄语翻译。你看有什么意见?”

“这太好了!太好了!我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年轻人高兴地从凳子上跳了起来,在原地转了个圈,急不可待地说:“啥时报到?”

“看把你高兴的!”范支队长假嗔地说,“家里的事就不管了?”顿了顿,“先去报到,后办手续。”

“是!”年轻人兴奋地说。

年轻人叫张明亮,与共和国同龄。他回到家里,妻子酣睡在床上,出生不久的小女儿睁着水灵灵的眼睛望着他,不觉心里一阵酸楚。他从家里走了出来,来到岳父家。岳父是4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政工人员,深知女婿的心愿,听后连连赞同:“孩子,去吧。好男儿

志在四方,应该到发挥自己才干的地方去。家里的事有我们呢,放心去吧。”

尽管妻子还在月子里,但她还是流着眼泪鼓励自己的丈夫尽快到用武之地去。他含着热泪,抽回了抚摸妻子的手,亲了亲襁褓中的女儿,义无反顾地转身离去。

他离开了繁华的城市,别离了亲人,抛开了熟悉的工作,去了偏远、荒凉、工作生疏、刚刚重新开放的口岸。

他岂止一个人走了,他还带走了家里的欢乐——收录机和电视机。他要新的岗位上精益求精地钻研俄语,收看苏联电视,熟练应用俄语。

6年后的今天,他俄语应用自如,与苏交往大显身手,成长为边检处中校副处长。

边检站的官兵和张明亮一样,抱着共同的志向,一批批年轻人从西安、西宁、乌鲁木齐等各大城市来到这里;一批批从廊坊、夏县等武警院校毕业的学员自愿奔赴到这里,使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出色地完成了霍尔果斯口岸从1983年11月16日重新开放以来57 826人次中外籍人员出入境的护照证件检查工作,以及运载进出口货物51.8万吨,价值45 218.7万瑞士法郎的63 952辆车子安全顺利通过的任务。1988年10月7日下午,由欧美7个国家123人组成的“丝绸之路东方快车旅游团”,途经8个国家后到霍尔果斯口岸,亲临中国的边防检查时,100多位客人无不满面春风,高兴地与欢迎的社火队伍一起载歌载舞。

小桥河水静静流

1989年3月1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客运站院里,人山人海。在一排粉刷一新的平房门口竖起了一块白底红字引人注目的崭新的木牌,鲜亮的“中苏联运班车售票处、候车室”12个大字十分耀眼;木牌的对面楼房门前挂着一条“热烈庆祝中苏联运班车通车典礼”的大红布横幅。会议开得特别热烈、隆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阿不力孜在祝词中说:“伊宁—清水河镇—中国霍尔果斯口岸—苏联霍尔果斯口岸—潘菲诺夫市中苏联运班车的开通,是中苏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它对发展中苏两国的友谊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有谁知道,这条中苏联运线开通的使者竟是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呢!

人们记得,口岸开放的头几年里,出入境旅客都是在长不过20米、宽不足6米的小小界桥交接的。在每天上午、下午例行的两次交接里,年年有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遇有这样的恶劣天气,旅客和检查官就是有上天的本事,也得任凭天公的摆布。尽管如此,中苏两国的人民还是源源不断地被这磁石般的小桥吸引过来。小桥宛若一颗灿烂的明星,在过境旅客的心里,亮晶晶,耀眼明。

一次,边检站副代表陈书年到界桥察看交接旅客情况,一阵旋风刮来,把一旅客的手绢刮下桥去。陈书年立即下桥为旅客去捡。手绢漂在水上,顺流漂去。他追赶了好长一段,才把手绢捞上来。他想:手绢刮到水里能够移动,是靠了活动的水。难道



交接旅客就不能像流水一样延伸到两国的口岸吗？所以，他在1987年5月的中苏会谈中说：“界桥交接旅客太不方便了，冬天冻，夏天晒，风雪雨天，旅客太遭难了。这也不符合中苏两国改革开放的精神。我有这样一个设想，为了方便旅客往来，我们中苏两口岸之间能不能对开班车呢？”

陈书年的话音刚落，苏方代表赞同地耸着肩大叫起来：“啊——好极了！好极了！不过，这是一件大事，回去要请示我们的上级。”

不久，中苏双方就达成了中苏两口岸对开班车的协议。1987年6月16日，中苏每月一轮对开班车的日子就开始了。从此结束了在界桥交接旅客的历史，旅客十分叫好。

以后，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逐步改善，出入境的旅客人数每年成倍增长，从口岸向外地输送旅客又成了困难。献身于对外开放事业的边检站领导产生了实行联运的新设想，又得到了苏联的赞成，于是“伊宁—清水河镇—中国霍尔果斯口岸—苏联霍尔果斯口岸—潘菲诺夫市”，中苏两国统一票价，统一售票，统一结算的旅客联运新的一章就开始了。缩短了旅客到达目的地的距离，程序简化，方便旅客，如小桥的河水一样，源源不断。

在春风初至的日子里

严冬，关闭了国门的口岸小镇，街上拂去了短暂的热闹气氛，没有行人，一片雪白、萧条、冰冷。寥寥无几的工作人员居住的散乱的几幢破旧土房子孤零零地卧在那里，没有一点声息，惟